

第一计 瞒天过海

熟视无睹暗藏刀光血影

本计云：“备周则意怠，常见则不疑。阴在阳之内，不在阳之对。太阳，太阴。”其大意是：如果你认为防备得十分周到，则意志就容易懈怠；你经常看到的事，司空见惯则不容易怀疑。阴者，计谋也；阳者，公开也；计谋就藏在公开的事物内，而不是与公开的事物相对立。非常公开的事物，往往隐藏着计谋。

瞒天过海，天指天子、皇帝，原意是瞒着皇帝，平稳安全地把他渡过海去。后来演变为依靠伪装，取得胜利，或者达到预期目的。此计典出于《永乐大典·薛仁贵征辽事略》：“北路太宗御驾兵三十万，令张士贵前部总管，取松亭关。路过辽东……帝叹曰：辽河水，西去长安五千里，帝有悔心。数日，至海岸下寨。帝视海水汪洋无穷，东望□□，隔海千里，如何得过？悔不纳房、杜之言。帝宣诸总管上御寨，问过海之计，敬德

曰：乞问张士贵。帝问张士贵曰：卿有计否？士贵曰：臣当思之。诸总管皆散，士贵归寨，请刘君昂议之……君昂曰：乞问仁贵，必有奇谋。士贵请仁贵至帐下……仁贵见问，叉手遂言：告总管，今天子只忧大海为阻，难征□□，仁贵用一计，教千里海水，只来日不见了半点儿。上至太宗，下至小卒，如登平地，安稳过海，意下如何？张士贵欠身离坐，下帐执仁贵之手，言：引你去御寨上见帝，慢慢说道甚？仁贵附耳低言道与，士贵大喜。请总管都来见帝，太宗再问过海之计有无？近臣奏曰：有一豪民，近居海上，特来请见驾，言三十万过海军粮，此家独备之。帝大喜，宣老人至帐上，问其言。帝领百官随海边来，见其万户皆一彩幕遮围。其老人东向倒步，引帝入室，皆彩绣幕，地铺茵褥。帝坐，百官进酒，帝喜。但觉风声四面，波响如雷，杯盏倾侧，身居动摇良久。帝不晓，令近臣揭帐幕视之，但见清清海水无穷。帝急问曰：此乃何处？张士贵起而奏曰：此乃臣过海之计，得一风势，三十万军乘船过海，到东岸矣。视之，果在船上，将扣东岸……。（影印本《永乐大典》第五十六本第十六页）

瞒天过海之计的“阴在阳之内，不在阳之对，太阳，太阴”，是《易·否卦》之象，其本意在于“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”。瞒天过海之计以此为推演之本，用意就在于此，这是不变之本。不变中又隐含多种特殊的情况，这也是六种爻辞所辩证的中心。

按《否卦》爻辞所示，结合诸家传注，再根据政治斗争的特点，我们将瞒天过海之计在政治斗争中使用的

意图和可能出现的结果推演如下：本计，备周则意怠，常见则不疑，这是瞒天过海之计不变的中心，其本意在于过海，而手法却是瞒天。也就是说：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收敛自己的才能，不使荣禄加于己身，可以逃避灾难，寻求制胜之道。

第一种，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可以将政敌除去，这是吉兆。然而此时的使用者，正处在不利的位置，是为否塞。施行此计，能将政敌连根除去，是为“征吉”。这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（天命），这是初爻，中间只有一变卦，也就是等待制胜的时机。

第二种，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与政敌实力相当，彼此对立，但政敌对自己尚能够包容。因为政敌权倾一时，使用者不得不潜隐，但又不能同流合污，其潜隐必是积极的。这是二爻，中间有两个变卦，也就是相互包容和相互对立。

第三种，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因所处的位置不当，常受政敌的羞辱，而且还有危险，这就必须使用“小道”，也就是非正常交往之道处之，既承羞辱而又欲图之，故以韬晦为上。这是三爻，中间有四变卦，也就是承羞而处之小道，图之而又有韬晦。

第四种，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的时机成熟，没有犯错误，同党也能够齐心协力，有志于对敌采取行动，天命的规律从否塞向泰通方面转化。有志于行，必须有正确的方法，才能完成否塞向泰通的转化，这中间自然会有许多变化。这是四爻，中间有八变卦，也就是转化当中的多种可能。

第五种，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的否塞已经终止，这是使用者的吉兆。然而，使用者不能因此放松警惕，时常用“我将亡！我将亡！”来提醒自己，注意不利于自己的任何迹象，不要让政敌从厄运中转变过来；一旦让政敌转变过来，自己将前功尽弃，苦心将化为乌有。这是第五爻，中间有十六变卦，也就是使用者越是处于优势，其变化的可能性越大，越应该居安思危。

第六种，在与政敌斗争中，使用者经过苦心经营，终于战胜政敌，完成否塞向泰通的转化过程。然而，这种胜利能保持多久呢？要维持和确保战胜者的地位，这是最难的，故其变化最多。这是第六爻，也就是上爻，中间有三十二变卦，也就是使用者战胜政敌，要保住这种优势是十分不易的，中间有许多变幻离奇，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正是：战胜政敌易，保持胜利难。

该计用于军事，主要是疑兵之法。在政治上则是示假隐真，借政敌防备严密而易怠之情事，以公开之手段来骗取政敌之不疑，却暗藏刀剑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。此为胜战，胜者王侯败者寇。

瞒天过海之计是一种在政治斗争经常为政治家、阴谋家、野心家们所运用的手段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运用各种欺骗手段，在表面上隐藏自己的行迹，收敛自己的锋芒，掩饰自己的真正目的；进而麻痹对方，使之放松警惕；在时机成熟时，出其不意，以制胜的手段来实现自己预谋的政治目的。

一、瞒天过海之计在政治斗争中的常用手法

《老子·五十六章》云：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〔塞其兑，闭其门；〕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贱。故为天下贵。”

陈鼓应先生译为：“智者是不向人民施加政令的，施加政令的人就不是智者。〔塞住嗜欲的孔窍，闭起嗜欲的门境；〕不露锋芒，消解纷扰，含敛光耀，混同尘世，这是玄妙齐同的境界。这样就不分亲，不分疏；不分利，不分害；不分贵，不分贱。所以为天下人尊贵。”陈鼓应先生认为：“理想的人格形态是‘挫锐’、‘解纷’、‘和光’、‘同尘’而达到玄同的最高境界。”

车载的《论老子》解释说：“锐、纷、光、尘就对立说，挫锐、解纷、和光、同尘就统一说。尖锐的东西是容易断折不能长保的，把尖锐的地方磨去了，可以避免断折的危险。各人从片面的观点出发，坚持着自己的意见，以排斥别人的意见，因而是非纷纭，无所适从。解纷的办法，在于要大家从全面来看问题，放弃了片面的意见。凡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必然有照射不到的阴暗的一面存在，只看到照射着的一面，忽略了照射不着的另一面，是不算真正懂得光的道理的，只有把‘负阴’、‘抱阳’的两面情况都统一地加以掌握了，然后才懂得‘用其光，复归其明’的道理。宇宙间到处充满灰

尘，人世间纷繁复杂的情况也是如此，超脱尘世的想法与做法是不现实的，众人皆浊我独清的想法与做法是行不通的，这些都是只懂得对立一面的道理，不懂得统一一面的道理。只有化除成见，没有私心的人才能对于好的方面，不加阻碍的让它尽量发挥作用，对于不好的方面，也能因势利导，善于帮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，‘同其尘’是对立的统一道理的较高运用。”

从上述诸家解释来看，这也是瞒天过海之计最早的理论发端。他不仅讲到韬晦的出现，而且看到对立和统一的道理。因此，使用瞒天过海之计就富有相当丰富的内涵。尤其是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，不但需要，也必须加以一定掩饰。在彼此都不肯将自己真实面貌暴露给别人的情况下，这种计谋的使用就具有相互使用，而终有一方中计失败。成者王侯败者寇。为什么同是用一计，却有不同效果和功效呢？这一方面有人的志向、才能、名望、感情、生理、地位、权势等方面的因素，还有运用技巧和方法方面的因素。

讲此大道理，读者怕同我一样，不但坠入云雾山中，而且枯燥无味。因此不妨先把运用此计的一些常用手法举例说来。

瞒天过海的常用手法之一：常见不疑，制胜计谋就在其中

在春秋时，楚国有个楚庄王，自公元前 613 年即位以来，三年不理政事，日夜笙歌美酒，乐此不疲。他自知这样做必招臣下劝谏，便下令道：“有敢谏者死无

赦！”当时有个大臣伍举，不顾命令，进宫谏诤。只见楚庄王左手拥抱郑国美姬，右手拥抱越国美女，正在听乐看舞。见此情状，伍举不禁摇头，硬着头皮说：“臣下有隐情相告于大王！”楚庄王听是隐情，便令歌舞暂停，两眼直盯着伍举。伍举此时不慌不忙，徐徐他说：“大王，有一种鸟落在高山上，三年不飞不鸣，这是什么鸟呢？”楚庄王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一听此言，便知伍举的意思，马上回答：“三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伍举你回去吧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”伍举听了楚庄王的话，也心领神会了，很高兴的离去，静等楚庄王的振作。可是，一连数月，非但不见楚庄王振作，而且荒淫更甚，使朝内正直之士甚是不满。有个名叫苏从的大夫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冒死前来进谏。楚庄王一见就厉声喝道：“你没有听到‘有敢谏者死无赦’的命令吗！”苏从大义凛然的说：“杀身以明君，臣之愿也。”楚庄王听得此话，乃为之罢去淫乐，开始听政。听政伊始，便诛杀数百人，重用数百人，任用伍举、苏从为大臣，国人无不为之欢欣，楚国也因此振奋。当年就灭掉庸国，尔后连年征伐。伐宋国而获五百乘兵车，伐陆浑戎而观兵于洛，问鼎于周天子，灭舒国、破陈国而设置为县，围郑、宋二国、大败晋国援军，而虎视中原，楚国争霸之势也就确立了。

从以上事例来看，好像楚庄王是个只知淫乐的庸主，在伍举、苏从的劝谏之下才振作起来。实际上楚庄王是很有心计的人，用了瞒天过海之计。这是因为楚庄王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交错中得以即位的。在当时，功勋

贵戚交相呼应，既相互勾结，又彼此勾心斗角，盘根错结，足以置楚庄王于死地。这样说并不是耸人听闻，因为庄王之祖楚成王便是被太子，即庄王之父穆王，勾结弄臣江芊和潘崇，以宫卫兵围宫将成王绞杀的。当时楚成王无奈，提出一个请求，说：“能否等我将熊掌吃了再死？”这不算过分的请求也没有得到同意。这些权臣以拥立之功，掌管国事，其威权足可震主，庄王乃父都无可奈何，作为一个新即位的小王，更难以驾驭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庄王笙歌美女以自娱，示之无为荒唐，也使政敌不为之备。在欺骗过政敌之后，庄王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，暗中物色人选。作为当时在楚国的最重要的勋贵集团首领之一的若敖氏，是庄王主要争取力量。这个集团虽然被庄王拉拢过来，但此时庄王还不知朝廷中拥护自己的有多少人。这时，伍举前来试谏，一番话已显出庄王的用心，伍举当然心领神会，欣然离去。伍举离去，肯定会将此消息传出，如果这时动手，胜负在谁手还很难说。然而庄王数月无动静，这固然使政敌放松了警惕，也会使忠于庄王的势力心冷。苏从不畏死前来劝谏，这使庄王看到自己的人尚未松懈，人心可用。于是，庄王出其不意地听政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诛除政敌数百人，同时又将平日为国人所敬重的数百人封赏加爵。这种大快人心事，当然得到国人的拥护，也使大权回归庄王手中。此乃胜战之妙计，运用得体，焉有不胜之理！此后庄王一面向外发展，扩大自己的声威，一面继续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，成功的击灭若敖氏之族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。

常见不疑是瞒天过海之计的前提，但它同瞒天过海的真实目的是密不可分的。用计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，使政敌警觉性减低或丧失，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，然后突然动作起来，迅速向政敌发起攻击。这种“三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”的作法，常常使政敌猝不及防，因而大大增加瞒天过海之计的威力和实效。楚庄王就是成功的使用了这种方法。

瞒天过海的常用手法之二：聪明刚察，能认识此计应用此计

从事政治活动的人，必定要有一定的才能，而才能的外露，则是政治活动中的一大忌讳。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官场上，才能是抵不过权势的。权势大的，则认为自己的才能要比别人高。也就是说，在专制政体下，专制君主是圣明伟大的，上司是永远正确高明的。因此，对于有才能的人，第一件要事是在君主或上司面前把自己掩饰起来。

如果臣僚或下属的才能超过君主或上司，又不会将自己的才能掩饰起来，其最终后果，往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乃至身家性命。如东汉末年的杨修，为权臣曹操的主簿，此人“好学，有俊才”，聪颖过人，又是世家公卿大族，当然对自己才能不加掩饰，而且颇为自负。曹操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在纷争时代的杰出人物，有一定的才能。有才嫉才，有能妒能，文人相轻，武人相鄙，这是一般常理，一般是不会酿成大报复和事件。但在政治上则不然，轻则受到打击，重则难保身家。曹操是“诸将有计画胜出于己者，随以法诛之”的人，岂能

容杨修这样“才博”之士？尤其是杨修介入曹丕和曹植争嗣之事，这就引起曹操极大不满和猜忌。所以在曹操平汉中攻守两难之时，传令以“鸡肋”为口令时，因杨修以“夫鸡肋，食之无所得，弃之则可惜，公（曹操）归计决矣”而率先准备行装，曹操便以扰乱军心为罪名，将杨修杀掉。

杨修被杀，其中自有其咎由自取的一面，如为曹植出谋划策，骗取曹操信任，卷入争储斗争中；也有其才能过于外露的一面，如三番五次的使曹操相形见绌。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人们，在君主和上司面前，必须将自己的才能掩饰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瞒天过海之计就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条件，因为这毕竟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。如西汉时期的开国功臣陈平，凡六出奇计，为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立奇功。有功自然要遭人嫉妒，每次都能被陈平以计化解。其之所以能化解嫉妒和谗毁，就在于其善于掩盖自己的才能。例如吕后当权时，吕后的妹妹吕嬃经常谗毁陈平，其中最大罪名是“为丞相不治事，日饮醇酒，戏妇人”。而陈平听得此事，非但没有节制，而是“日益甚”。这种胸无大志而醉心于醇酒美女的做法，麻痹了吕太后。也正是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，诛诸吕，立文帝，建立安汉第一功。然而在大功告就之时，陈平称病隐退，在汉文帝顾问之时，陈平以“高帝时，（周）勃功不如臣；及诛诸吕，臣功亦不如勃”为名，让功不居，得到文帝的信任，而且得以善终。

陈平才能过人，好用阴谋。对于这一点，就连陈平

本人也非常清楚。他曾说：“我多阴谋，道家所禁。吾世即废，亦已矣，终不能复起，以我多阴祸也”，这是陈平对自己的评估。然而陈平非用此法，就连他自己也不能保全，何能及后世子孙！殷纣王是个中才之主，但好酒色，经常作长夜之饮。在昏醉不知昼夜之时，问左右的人，都说不知。于是，就派人去问当时的贤人箕子。箕子这时非常为难，对他徒弟们说：“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，天下其危矣。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，吾其危矣”，不得不用瞒天过海之计，也假装昏醉，辞以不知。

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被迫使用瞒天过海之计以保全自己，总不如主动使用者；主动使用者，又不如能识此计者；能识此计者，又不如用此计破此计者。众人周知，瞒天过海之计的运用，重点在于熟视无睹，常见不疑。要达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利用人们观察社会的多见不怪的特点来掩盖自己的计谋。当然作为常人，是很容易为这种假象所迷惑。如果是头脑清楚的人，是不容易上这种当的，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当属此类。

齐威王是公元前 356 年即位的。当时齐国的国势日弱，不但三晋频频征伐齐国，侵城略地，就连中小国的鲁、卫等国也频来征伐。三晋伐灵丘，赵国夺甄地，鲁入阳关，卫取薛陵。外困之下，又有内忧，卿大夫当政，国人各从所主，谈何治理。这正是权臣当道，佞臣满朝，毁誉之言，交口而至。齐威王相当苦恼，恨不能根治。一日，威王在内宫之右室鼓琴，著名琴师驺忌子

应召到来，正听得此曲，不由推门而入道：“善哉鼓琴！”威王勃然不悦，起身抽出宝剑说道：“夫子见容未察，何以知其善也？”驹忌子见威王不悦，也不慌张，徐徐说出一番道理来。

驹忌子说：“这大弦声音浊重，宽和而温，如春天之暖，象征着君主。这小弦清廉而不乱，象征辅佐。持弦深而释放舒缓，象征政令。均匀和谐相辉映，大弦小弦相补益，回转往复而不相害，象征着四时。由上我知道这琴弹得好。”听此一剖析，威王不得不佩服他说：“善语音。”不想那驹忌子得寸进尺地说道：“何独语音，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。”威王不由又勃然不悦道：“若夫语五音之纪，信未有如夫子者也。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，又何为乎丝桐之间？”驹忌子答道：“夫大弦浊以春温者，君也；小弦廉折以清者，相也；攫之深而舍之愉者，政令也；均谐以鸣，大小相益，回邪而不相害者，四时也。夫复而不乱者，所以治昌也；连而径者，所以存亡也；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。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，无若乎五音者，”这一番道理，不由不使威王点头称善。

驹忌子从音乐中看出齐威王是位聪明而刚察之人，这虽然有说客之嫌，可与实际也相差无几。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齐威王励精图治，一方面朝见周王，尊正统的周天子。结果，“是时周室微弱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，天下以此益贤威王。”一方面整顿内部，首先他加紧对地方官的考察，抓住两个典型，这就是即墨和阿两地的大夫。齐威王先召见即墨大夫说：“自子之居即

墨也，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民人给，宜无留事，东方以宁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当时封之万家。后又召见阿大夫说：“自子之守阿，誉言日闻。然使使视阿，田野不辟，民贫苦。昔日赵攻甄，子弗能救。卫取薛陵，子弗知。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”当时就把阿大夫和左右曾经为之美言者“烹之”。于是齐国震惧，人人不敢饰非，务尽其诚，齐国大治。诸侯闻之；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”。

齐威王不但聪明刚察，而且善于知人用人。当时围魏救赵，增兵减灶，三败魏国大军的名将田忌、孙臆，就是在齐威王重用下显名于世的。对于人才，齐威王视同珍宝。在公元前 355 年，齐威王与魏惠王会盟，魏惠王向齐威王夸宝说：“寡人国虽小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。”齐威王答道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，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。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吾吏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徙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此四臣者，将照千里，岂特十二乘哉！”似此善于用人知人者，瞒天过海之计就不好对其使用。阿大夫厚币买通威王左右以誉己，正行的是瞒天过海之计，但没瞒过齐威王。因为齐威王不马上惩治那些毁誉者，而是瞒过这些人去核实情况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一举赏罚，这也行的是瞒天过海之计，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。头脑清醒的人不但能识破此计，而且还可以用此之计破

彼之计，这也是政治斗争复杂性所造成的必然。

瞒天过海常用手法之三：掩饰锋芒，在保全自己的同时而力求成功。

在中国古代官场的政治斗争中，锋芒毕露，志向和野心，路人皆知。这不但会树敌招怨，使自己的政敌感到不安；也容易使对方猜忌和防备，乃至使对方先下手为强，率先置自己于死地。结果使自己的志气或野心难以实现，断送自己的前程或生命，使用瞒天过海之计，掩饰自己的锋芒，以假象欺骗政治对手，最终实现自己的志向或野心，这便是善用此计者。因为人们对那些胸无大志，庸庸碌碌，才具欠缺的人，往往予以轻视或忽略，而政敌和对手也往往不以为敌，疏于防备。因此运用这种掩饰锋芒的方法，往往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。

秦王嬴政虎视六国，灭韩、除赵、破燕、降魏，进而图谋平楚。嬴政先征求将军李信的意见，问李信平楚要用多少兵。李信是连年征战的猛将，屡获战功，其轻敌之心流露于外，便大言说：“不过用二十万。”嬴政不放心，又征求老将军王翦的意见。王翦是个足智多谋的人，权衡之后说：“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六十万大军，等于将秦国主力全数征调出征，嬴政当然有些顾虑，只好自圆道：“王将军老矣，何怯也！”派李信和蒙恬将二十万军伐楚。王翦见所言不用，又恐嬴政加害，便以病告退，回乡隐居。

李信和蒙恬出师，挟秦军之威，初战告捷，即引兵深入。楚军在秦军轻敌的情况下，三日三夜不顿舍，攻击李信，连破秦军两道营垒，斩秦军七名都尉。李信大

败而归。

败讯传来，嬴政深感后悔，亲自到王翦的家乡去请王翦，不无悔恨的说：“寡人不用将军谋，李信果辱秦军。将军虽病，独忍弃寡人乎！”如此言重，王翦还是推辞道：“病不能将。”嬴政不容王翦解释说：“已矣，勿复言！”王翦见推托不掉，君命难违，只好说：“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！”嬴政只好答应。

六十万大军出师，嬴政亲自送行出咸阳五十里的霸上。在路上王翦一再向嬴政请求良田美宅，多得使嬴政感觉王翦的要求过分，不由说道：“将军行矣，何忧贫乎！”王翦像一个小市民一样，斤斤计较他说：“为大王将，有功，终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向臣，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。”嬴政见王翦如此计较，不由大笑。

王翦率军出征，在路上不断派使者回咸阳向嬴政索要田宅。一连派遣五批使者，索要甚多，有人对此不理解，对王翦说：“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！”王翦说：“不然。大王为人粗心而不信任人，如今他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，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，顾令王坐而疑我矣。”果然，王翦此举消除嬴政的疑心。以嬴政来看，王翦不过是贪图利禄而无政治野心的平常人而已，遂感放心。也因此之故，王翦才能一举灭楚，而终保一身荣华富贵。他不但自己善终，而且荫及子孙，其孙王离在秦二世时尚为将军。在一统全国和赵高当权之时，功臣宿将多遭杀害，而王翦家族能够保全，这不能不说王翦有先见之明。当然这是王翦成功运用瞒天过海之计，掩饰自己的锋芒，才能成此灭楚之功，而且保存自

己。

收敛锋芒，表面上是与世无争，实际上是无所不争，这是使用瞒天过海之计的一大特点。唐高祖李渊在未登基以前相面人对他说：“公骨法非常，必为人主，愿自爱，勿忘鄙言。”李渊听了，非常高兴，而且“颇以自负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招得隋炀帝杨广的猜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渊马上改变策略，“纵酒沉湎，纳贿以混其迹焉。”骗过杨广，使杨广不为之备，非但没有继续对其猜忌，还将其升任太原留守，使他占据隋朝重要据点，并以此为根基，走上夺权称帝的道路。碍于资料，还很难道出李渊如何欺瞒杨广的具体情节。要说生动的，则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夏言与严嵩之间的争斗。

夏言，字公谨，号桂洲，江西贵溪人，1482年出生，1517年中进士，1539年就任内阁首辅。他的同乡，江西分宜人严嵩，1480年出生，1505年中进士，1542年才进入内阁，当然位在夏言之下。严嵩虽然比夏言早为进士，但地位不如夏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严嵩对夏言是毕恭毕敬，“如子之奉严君，唯诺趋承，无复僚友之体。”夏言对严嵩的谦卑毫不设防，不但恣意凌辱，乃至“以门客畜之”。面对夏言的凌辱，严嵩谦恭益甚，曾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置办酒席，邀请夏言赴宴，甚至亲临夏府，跪读请柬。而夏言却常辞而不见，即便是去赴宴，进酒三勺一汤，取略沾唇而已，然后傲然离去，使严嵩所备山珍海味俱付之乌有。夏言洋洋得意，认为严嵩实在是不如自己，不予怀疑，不存戒心。实际上，严嵩对夏言的傲慢早就耿耿于怀，时刻准备取其位而代

之，将他置于死地。

首先夏言因奏疏误写字号，遭到嘉靖皇帝的申斥；其后又因修建太子东宫事再触帝怒；尔后又因拒绝戴嘉靖皇帝所赐道冠而为帝所不喜。在这种处境不妙之际，夏言还不知收敛，尚自孤傲。到此时，严嵩感到机会到来，一方面迎合嘉靖皇帝的爱好，专以柔媚事主，一方面又广结奥援，巴结嘉靖皇帝所喜欢的道士陶仲文，图谋将夏言赶走。夏言素轻严嵩，本不为备，当得知严嵩计谋时，意欲反击，但为时已晚，早被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“顿首雨泣”所中伤，被削夺首辅之职，回到老家江西。

夏言去后，严嵩进入内阁，并且花费不少力气将继续任首辅翟銮赶下台去，荣任首辅。一时间，严嵩踌躇满志，专心固宠。孰料夏言回籍，“遇元旦、圣寿，必上表贺，称草土臣”。嘉靖皇帝原本曾对夏言有好感，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诏令夏言回京复职。

明代的首辅是按入阁先后而定的，夏言原比严嵩早入内阁，此次复职，当然还为首辅。然而夏言并没有接受以前遭严嵩谗害的教训，却急于报复，根本不把严嵩放在眼里。在职务上，夏言是首辅，严嵩是次辅，虽有上下之分，但也有同僚关系。然而夏言直陵严嵩，凡所批答，略不顾及严嵩的面子。在盛气之下，严嵩“噤不敢吐一语”。按规定，入直阁臣由朝廷供应膳食，夏言则不食宫中之食，家中自备，甚为丰盛。以此丰盛饮食面对严嵩所食供应之饭，夏言“不曾以一匕及嵩也”，陵人之气无所不至。尤其夏言侦知严嵩之子严世藩贪污